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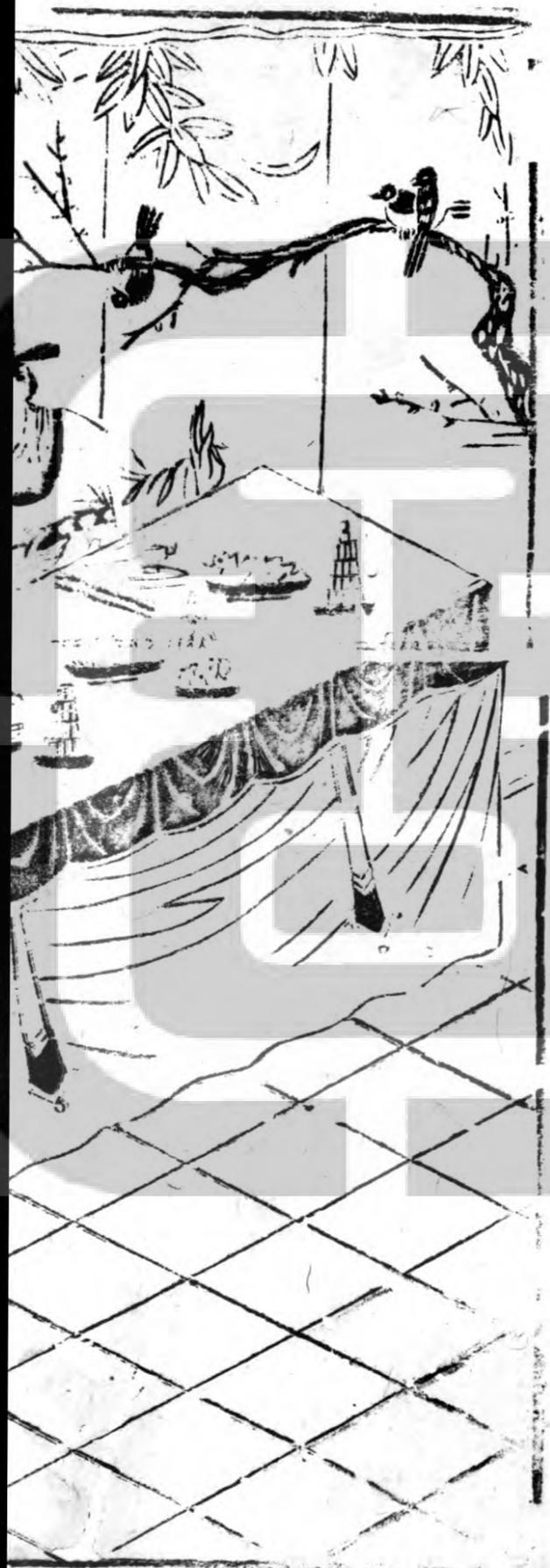


大急難推動徐徐討之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
合結為唇齒一洗先君舊願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鈞意若何
孔明大笑曰吾思久矣爭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
人何為孔明答曰不辱君命可謂士也以此觀之獨伯苗可矣餘皆
不可吾故笑也芝曰愚才疎智淺恐負丞相之大用孔明曰吾某日
奏知天子便請伯苗接東吳一行切勿推辭芝曰愚願往至次日孔
明奏准後主差鄉老去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未知如何下回
便見

難張溫秦宓論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荆
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却說張昭顧雍咨吳王令改元權得之
遂改為黃武元年釋義因魏號黃初蜀號章武於二是年魏主曹丕
欲起五路兵擊蜀遣使入吳此時吳王正聚文武忽近臣奏說魏遣

入史出經秦宓論天饒辨舌
難張溫秦宓論天



入史出經秦宓論天饒辨舌
難張溫秦宓論天



使至權召八使令說蜀前使人求救朕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
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蜀可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
能決乃問於張昭甄瑾等昭答曰今陸伯言極有高見可請問之權
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公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讐矣
臣料魏吳皆無諸葛亮之謀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
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請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
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高議權從之乃與使命曰
軍需未辦擇日起軍使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是
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子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
西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
於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天莫逾曹真屯兵於斜谷
斜谷地名在陝西道不能取勝而孫權聽畢乃與文武曰陸
言直神笑也孤若妄動又結冤於西

入國張昭進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故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
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
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後宮門前且擺至殿
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鄧音力食音其說齊故
事釋義擲音食其漢高祖時人不用車兵音其伏軾效此例以烹之看其人
何如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以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入
鄧芝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官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銅
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
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
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爾乃何等匹夫不
拜何也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
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鄧生而說齊也爾便是陶何再出陸賈重生亦
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爾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

誰想懼一儒也。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未說汝等也？」權曰：「爾欲說諸葛亮作說客，未說孤絕魏向蜀，是吾之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設鼎以拒一使？見其局量之不容物也！」權曰：「一說叱退左右武士，命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吳蜀之便益若何？先生勿惜剖露。」芝曰：「大王欲與蜀和，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幼主不能以全始終，被魏所欺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賢，諸葛亮亦乃當世之豪傑，蜀有山川之險阻，吳有三江之固守，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并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曲稱臣於魏，魏必望其朝覲，來東宮太子以為內侍，君不從時，則奉詔伐之。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有也。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而且細思之，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待之。權曰：「先生之

言正合孤意，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主之乎？」芝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亦乃大王也。大王猶言孤疑未定，安能取信於天下乎？」權曰：「今孤心下不明，願先生教之。」於是吳王留鄧芝過了旬日。權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眾皆默然。忽一人出班而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為中郎將。權問之，張溫奏曰：「臣雖不才，願以片言入蜀，共結永遠之好。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通孤之微意也。」溫曰：「大王何故自失其志？孔明固當世之人傑，臣亦當世之人傑。聖人云：『舜人也，我亦人也。』臣何畏彼哉？大舜尚猶可效，何況今人耳？」權大喜，重賞張溫。同鄧芝入川，未見孔明，共議連和之事，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未奏後主曰：「鄧芝去久，必幹成事矣。」吳地多賢，定有人來告禮也。陛下當以禮貌敬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

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南征。削平蠻夷之地。然後圖魏。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足可以展其舊之大統也。後主謝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其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屏。令鄧芝與張溫入。溫自以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禮後主。揚繡鑿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重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張溫心中自以川中無我等之對手。故不懼之。孔明亦甚敬重。酒至半酣。孔明曰。先君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主上年幼。深慕吳王。不能見面。望大夫回國時。以善言回奏蜀吳。永遠結好。併力破魏。作萬年之計也。溫見孔明談笑自若。甚有款洽之意。次日後主賜金帛與張溫。孔明等各以異錦玩器送之。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多官皆送於此。孔明慇懃勸酒。正飲之間。忽一人乘醉而入。張溫便有怒色。其人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溫不悅。乃問孔明。此何人也。孔明吞曰。姓秦名宓。字子勅。見為益州學士也。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有學士否。宓

正色而言曰。蜀中五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乎。溫曰。且說汝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汝問我學何相貌乎。溫笑曰。汝既出大言。吾且問汝天文之事。天有頭乎。宓對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春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之。溫又問。天有足乎。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之。溫又問。天有姓乎。宓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時秦宓語言清明。吞問如流。滿坐皆驚。張溫無語。宓却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之一事。下問必能明天之理也。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

上浮。又何傾其西北乎。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願先生教之。張溫似醉如癡。無言可答。乃避席而謝。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議論。使僕頓開茅塞。音也。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國定邦之道。何在。言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教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曰。君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王共分治。豈不樂乎。芝乃應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滅魏之後。大工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也。但為君者。各脩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然戰爭方興。未可以為樂也。權大笑曰。君乃誠實之士也。蜀中有如此之人。孤安敢妄侵地土也。願求永結盟好。權厚贈鄧芝。還蜀。曰。此吳蜀通和。却說魏國細

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面是。聽知大怒。曰。蜀吳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之龍舟魏主伐吳

却說魏王曹丕欲伐東吳。乃會文武。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丕皆厚葬之。命多官上殿。問曰。近日孫權與蜀連和。往來甚密。必生異心。朕欲先伐吳。後破蜀。爾諸大臣有何高見。侍中辛毗出班奏曰。天下新定。土濶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蜀吳方可破也。丕大怒曰。此儒生迂濶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也。即傳旨。當日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隻不可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後蔡穎而南。徐釋義蔡穎。水名。在河南汝寧府。穎州。而南。出淮水。名。今淮安府壽春郡。名。今蜀南直隸壽

虎勢雄張白
日樹浮山倒越

泛龍舟魏主伐吳



龍舟遠泛青天
潮促海吞吳



州是也廣陵郡名今揚州府是也此為上策不後之於是日夜併工造
龍舟一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
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買真為前部將令張遼張郃六聘徐
晃等為大將先行許楮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劉曄蔣濟為
參謀官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音留音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
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音慌奏吳王曰今魏主曹丕親自乘駕
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後音祭穎出油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
甚為利害孫權聽知大驚即聚音又武商議顧雍出班奏曰今主上既
與西蜀連和可脩國書一封與音諸葛丞相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
又速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音權曰非陸伯言不可必此大任雍
曰陸伯言鎮守荊州當北之大音勢非可動也若取陸伯言至此倘夏
候尚等軍馬突出荊州危矣音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

不盡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大王何待群臣之薄也音雖不才
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戶必生擒於殿下若不渡江
亦殺魏兵大半音今魏兵不敢正視東吳若不應其言甘滅九族音權
視之音却瑯琊音也縣人也音釋義音瑯琊山名在山東青州府是也姓徐名盛字
文嚮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東將
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音釋義音建業郡名今應天府是也南徐鎮江府是也軍馬盛討恩須
命即會建業諸將聽之眾一一應諾內一人昂然不語盛視之乃吳
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極有膽
勇當時見徐盛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
之計韶甚不然乃挺身出問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
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戰直待曹丕
兵至江岸矣彼軍若近江岸須驚動江南之百姓也盛曰曹丕勢太
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吾只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

計破之。詔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無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不決一死戰。如不勝時，當斬其首。盛不從。詔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詔再三要行。盛曰：汝今不從，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那群刀斧手擁孫詔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武士料得有人來救，未敢下手。詔部將見之，飛報吳王。權聽知，急上馬來救。徐盛又令人催促要獻首級。武士便欲下手。權忽然驟至，喝散刀斧手。救了孫詔。詔哭奏曰：臣往年廣陵，深知地利，不就那裏與曹不斬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上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場威將軍孫詔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行故赦之。權曰：詔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之所立也，亦非大王之所立也。乃國家之典刑，若以親而免之，以讐而殺之，公論何在？

權曰：此子若是宗室，正將軍處治。孤豈敢救？柰是孫伯海之親姪也，少亡其父，依傍伯海養之，本姓俞氏。孤兄甚愛。

乃賜姓孫。於孫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元義矣。又絕滅俞門之後也。盛曰：且看大王龍顏，寄下死罪。權令孫詔拜謝。詔昂然不拜。盛問曰：今番服也不服？詔厲聲而言曰：據吾之料，只是引軍去破曹，不使死也不服。改之見識。徐盛變色。權此退孫詔，回頭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再休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詔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因此引奉引三千兵渡江接應。以密計付奉。如此如此。丁奉受計，引兵而去。却說魏王乃駕龍舟，云廣陵前部曹真已列於大江之岸。請令曹不問曰：江岸有兵多少？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不曰：必是詭計也。朕自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舟於北岸。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仗簇擁，光耀射目。中央打一把方心曲柄黃羅傘，傘下在舟端坐，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擘將濟曰：可渡江否？擘奏曰：兵法有云：實實虛虛，鬼神莫測。未可渡江。彼

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今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燈光。所以衆軍皆以為無人之境。至三更時分。丕聞得江中消息。喚近臣問之。內一人曰。多有聞陛下天兵來到。望風逃竄。並無一人矣。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頃刻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不見之大驚。頃刻數次。人報自高。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綿綿不絕。一夜成就。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白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因此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不見之而嘆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正驚訝之間。忽然狂風大作。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直慌令文聘撐小船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此不任。文

聘跳龍舟。負丕下得小船。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道。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車馬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淹死者無數。諸將奮死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灑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絕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為首吳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同保魏主而走。折軍大半。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許都。此時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不在話下。張遼回到許昌。而亡曹丕厚葬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着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復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

金像三國演義 卷之九
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聽得急收兵而回魏主曹
丕聞知蜀兵退去猶自堅守怎敢輕動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
親自南征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興兵征孟獲

却說建興三年春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是親自從公決
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幸是連年大熟老幼皆
鼓腹謳歌凡屬差徭門戶工役爭先願行早辦因此軍需馬匹器械
衣甲應用之物無不完備亦滿倉廩財盈府庫是年益州飛報孟獲
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所有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雍齒之
後先種曾為什方侯今結連孟獲造反又說音祥音荆音郡太守朱
褒音越越雋音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音不
會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八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
打永昌郡今王伉幸與功曹音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危甚急孔

明乃入朝奏知後主曰臣觀南蠻諸洞實乃國家之後患也今雍闓
等結連孟獲背反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特奏陛下知之後主曰
東有孫權北有曹丕甚是利害今臣父棄朕而去征蠻倘吳魏興兵
如之奈何孔明曰臣已有良策目今東吳和會已定倘有異心須有
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路也姓魏曹丕新敗銳氣已喪必不敢
遠圖便有異心須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隘口何必憂也臣又當關
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應使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
以絕後患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任也後
主曰朕今年幼無才不堪領其大事請相父自斟酌而行之言未畢
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眾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又儀
見為諫議大夫孔明問之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
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可
遣將討之必然成功也孔明曰南蠻之地雖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

遠度戈兵鐵印願冲蠻騎散
孔明與兵征孟獲



大興戎一馬錦袍輕拂漢雲清



收伏甚難。吾當親生一征之。可剛可柔。別有縱放。非可容易託於人也。
王連再三諫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後主自出師南征。令零陵
郡人蔣琬字公琰為參軍。用江夏鄧方縣人姓費名禕。字文偉為長
史。用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令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用巴西
宕渠人姓王名平。字子均為副將。用犍為武陽人姓張名翼。字伯恭
為副將。釋義巴西右渠郡名。今屬四川保寧府等處。犍為武陽縣是也。外有川將數
十員不及一一載名。六起兩川甲兵五十萬。前往益州起發。忽有關
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因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亦
病。每要赴川見先主報讐。憂哀夫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打探得東
吳韓人巴雪。迓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孔
明聞之。嗟呀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充為前部先鋒。一
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冷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
毫無犯。却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等二人商議。

分兵三路。而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各引兵五六萬。於
是高定起兵前部先鋒。乃永昌永平人也。姓郭名綏。身長九尺。面貌
醜惡。使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却
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縱入
界口。正遇郭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郭
煥拍馬與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而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城
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軍殺出。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
生擒郭煥。解到大寨。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煥感恩
難盡。孔明問曰。汝是何人部將也。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
高定乃忠義之士。今被雍闓之說。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
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郭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聽
畢。亦感激不已。忽然雍闓入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郭煥回也。定曰。諸
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及間之計。令兄與弟不和。故施其

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魏延搆戰，雍闓自引三萬兵出迎，兩陣相對，魏延出馬，大罵雍闓曰：「忘恩背義，反國之賊，何不早降！」闓大怒，拍馬交鋒，如何抵敵，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殺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解到大寨。雍闓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謔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眾軍無不聽知，皆記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眾偽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歸。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眾皆曰：「我等皆是高定部下軍也。」孔明曰：「既是高定的人都入中軍，以酒食待之，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拜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眾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

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其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喚出雍闓的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寨，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慢了日期？」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便說此言。重賞了畢，脩密書一封，約定日期下手。今汝回去，見雍闓說此事，你失落了書，成功之後，教汝做臣，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已畢，大怒曰：「言以真心相待，汝反欲害吾，歸蜀情理難容。便與鄢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者之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乃雍闓之故也。今若不殺此人，必生後患。」定曰：「怎能勾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此人若無異心，坦然而來，若有異心，疑而不來，我主可攻其內，其於寨後小路伏之。雍闓若來，其必斬之。高定從其言，作席請之。闓果疑前日放回軍之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本

部將士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
乘時助戰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敲着響
處一彪軍出為首者乃高定部將也姓鄂名煥方天戟驟馬當先
雍闓招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闓部下軍士皆降
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
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
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此來乃是詐此其首亦非雍闓之首也
吾用兵半生多用詭計汝安敢瞞吾耶定曰若丞相所言合理某死
無悔何以知吾詐降也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看其言曰朱
褒已言使人來降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來
降未可深信吾故知汝乃詐降也定耳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
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與朱褒面會方表真
偽定曰不須丞相心疑引木剝血去陰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

曰若如此吾疑心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
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
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
害吾印勳曰瞪疑呆不能回心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
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
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
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衙將却
說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禮畢問曰誰與公守此
城以保無虞也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
名凱字季平皆是此人之力也孔明遂取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
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平蠻方公有何高見乞
教之凱曰某有一言敢告丞相一鼓而可平蠻夷孔明問計未知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一擒子嬰獲

却說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自歷仕以不知蠻夷欲反久矣故
 差人入南蠻之境於路察看可屯兵下寨之處及戰敵截殺之場畫
 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以待後賢今遇明公不敢秘藏謹以獻之
 孔明觀畢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御導使於是孔明提兵大
 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中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令請入中
 軍但見一人素冠白衣而進乃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謨音字幼常
 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孔明問之謨答曰今傳主上勅命賜裝軍
 酒帛孔明觀詔已畢依命一一俵散眾軍忻喜而受訖遂留馬謨在
 帳敘話孔明見謨高談濶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乃問曰吾奉天子
 明詔削平蠻夷久聞幼常高見乞賜教之謨曰愚有片言望丞相納
 之且蠻夷之地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中國久矣雖今日便破之明日
 又復反矣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復也但班師之日必用此伎不肯

幼常深知孔明南征之意
 更知服叛之道而孔明用
 之集眾思之益

亦與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戮蠻夷種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
 倉卒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願丞相但服其心足以平亦夷矣孔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公之
 所言正合吾意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却說
 王子嬰獲聽知孔明將雍閬等以智破之乃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
 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奴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此
 是三洞之主各有蠻兵五六萬皆聽孟獲調用却說三洞元帥入見
 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伐我等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
 之汝三人何不先往擒來金環三結元帥應聲要去董荼奴阿會喃
 二元帥亦要前去三人互相爭先獲曰汝三人既要都去可分兵三
 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奴取左路阿會
 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却說孔明在寨中正分撥之間
 忽哨馬飛來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矣孔明聽畢即喚趙雲至

劍烈秋霜戰士稜層添壯氣

諸葛亮一擒孟獲



山環錦帶步軍平白縛渠魁



不曾分付。又喚魏延至。又不分付。却喚馬忠。王平皆至。孔明囑曰。今
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利。未敢用之。王
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
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
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頓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
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柰。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張嶷
張翼聽令去了。趙雲細想。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
汝二人。但因中年。恐被蠻虜所笑。失其銳氣也。趙雲曰。倘我等識地
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也。雲請魏延到自己寨
內。請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軍。吾
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就如今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
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也。雲從之。遂上馬。取中路而來。行不數里。
遠望見塵頭起處。二人縱馬上山坡看時。果見數騎蠻兵。先來探聽。

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土人。回到本
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路。蠻兵深感其德。乃告曰。前面是金環三
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三結洞。元帥董荼奴拜
諸洞使。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
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二更。月明星朗。浩浩而行。剛到金環三
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趙雲魏延兩
路殺入。蠻兵大亂。雲首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
雲一鎗刺於馬下。就身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
抄董荼奴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東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
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先說魏延殺奔董荼奴寨來。董荼奴聽知寨
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門前一聲喊。處蠻兵大亂。原
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望荼奴奪路走脫。魏延
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到寨前。

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自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奴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年者將皆不信無片時張翼解董荼奴到張翼押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子龍文長却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奴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翼張翼以伏兵待之今關索以兵接應吾故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美神鬼莫測孔明冷押過董荼奴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與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就此可擒矣與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分兩路而去又喚張翼

受計各引三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受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該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有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寨六進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蠻兵騎將兩勢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王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毛馬懸兩口松紋湘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人每每未說諸葛高善能用兵善分隊伍吾尚信之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迤追趕關索戰之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疑右有張翼兩

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手下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之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且說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盡是棄。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把孟獲拜手下將士盡皆擒了。並不曾走了一人。都解到大寨。來見孔明。却說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擺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雪。又執御賜黃金鐵斧。由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各各抖擻精神。孔明端坐於帳下。只見蠻兵紛紛穰穰解到無數。孔明喚南蠻將士到帳中。盡去其縛而言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嚴誑。吾想汝等父母兄弟。

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也。吾今盡於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皆以酒食待之。又賜酒肉米糧。而歸。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却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地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也。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土地。汝王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境內州郡。何為反耶。孔明曰。吾已擒汝。汝心下肯服否。獲曰。錦帶山僻道路窄狹。誤遭汝手。如何服耶。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若何。獲曰。汝若放吾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心。方服也。孔明笑曰。放汝回去。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又賜酒肉食之。臨行。又與了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二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望本寨而去。眾將猶豫。却上帳問曰。孟獲乃南

漢士宣威天外旌旄爭自擁
諸葛亮二擒孟獲



洞酋効力穴中蛇豕頓成擒



漢三國演義

卷之九

七

繼渠魁。今幸得擒了，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以長其惡也。孔明大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服其心，自然平矣。汝等試看。孟獲不久自被蠻兵捉至矣。諸將聽知，皆哂笑未信。却說蠻王孟獲行至瀘水。釋義：瀘水地名，在四川。直隸瀘州納谿是也。正遇着手下敗殘蠻兵皆來相尋。衆兵見獲且驚且喜，拜伏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相繼而到，約有一萬餘騎。此時董荼奴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溪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也。彼川兵素以此受遙遠之勞，况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乎？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不可與他相敵。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皆從其計。於是盡拘船筏於南

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懸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唯餉久處之計。糧草皆自各洞供運，因此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疑。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一騎軍飛來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南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是蠻兵。此時天熱，正值五月之間，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林，揀陰涼之地，與吾將息人馬，乃遣呂凱提調，凱就離瀘水百里，揀得林木茂盛之處，分作四箇寨子。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已畢，參軍蔣琬看了，回問孔明曰：某今番點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水劫寨，若用火攻之，如何解也？孔明笑曰：非汝所知也。吾自有妙策。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

報蜀中差馬岱解送無差。至糧米到孔明令入參拜已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更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可與否？岱曰：首領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其正欲報先帝之恩，恨無門路耳。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笑曰：離此一日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堪可扎筏渡之。汝提本部三千兵，逕渡水直入蠻洞，可先斷其糧道。然後會合董荼奴、阿會、喃、兩箇洞主，令使內變。此為頭功。馬岱忻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似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見之大驚，連夜回告孔明。言說如此。如此折軍五六百人。孔明隨喚蠻酋土人問之。土人對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盛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自然無事矣。孔

明嘆曰：土人之言極妙，必知徑路也。遂令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與馬岱來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伏將孔明圖本，領着一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遂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音郁而來。兩下是山中，中間一條路，上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棚。此時蠻洞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計。蠻人無入。孟獲大寨中來，此時孟獲只馬飲酒，每日香歌蠻樂，不理軍務。乃與衆酋長曰：三若與孟獲對敵，必中姦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走矣。但退走時，孟獲與汝隨後擊之。此可以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前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偏是蜀兵透漏過來，涉而利害，可以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不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又何疑焉？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汝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吾境內之人，安肯向境外之人取蜀兵出渡此水而死？誰敢再渡

汝等不必多疑。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道。攔打着平江將軍馬岱。碎號獲生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殺夾山峪。大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三千軍。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奴出口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二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奴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軍來迎。部內軍有認的是董荼奴。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怒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尋董荼奴。滿面慙愧。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奴不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自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啖陣之計。推出斬了。許多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打訖一百大棍。

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奴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我等皆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猶自懼之。何況我等蠻夷乎。孔明更有活我等性命之恩。無計為報。今欲捨一死命。以救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亦可以保全妻子。董荼奴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奴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此時孟獲大醉於帳中。各人提刀而入。未知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三擒孟獲

是日孟獲大醉臥於帳中。董荼奴引眾人指刀而入。帳下有兩員將侍立。董荼奴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效。二將言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等生擒孟獲去獻丞相也。顯我等之功。董荼奴從之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

以禮許降曰謂出奇誇六計

諸葛亮三擒孟獲



歛容就縛誰知入死囚孤舟



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軍令教各寨將士整搦軍器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此時董荼奴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聽了隨即一一賞勞。畢却用好言撫慰遂遣董荼奴引眾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汝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因此吾心又不服矣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獲笑曰吾雖蠻夷之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以決勝負若丞相再來擒吾吾那時傾心吐膽歸降立不敢改疑也孔明曰再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將孟獲放起仍前以好酒食待之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用兵命將井井有條汝蠻夷之人何為不服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各寨軍兵慣甲披袍各

械抖搜精神左右侍立孔明指與孟獲曰汝又降吾真惡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如此之猛將許多糧草許多兵器汝安能降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侯子孫孫永鎮蠻邦如此之貴意下若何獲曰其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順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降孔明忻然又請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孔明自回是夜孟獲來到本寨教心腹數百人先伏刀斧手於帳下欲要謀殺董荼奴阿會等這一般兒蠻將使命到董荼奴阿會兩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一聲砲響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并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自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去取親弟孟獲分付曰如今孟獲亮之虛實吾已盡知也汝可去如此如此孟獲領了兄計引百餘蠻

五飛戰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遂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六將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岱官授平北將軍而優大驚岱問了來情迎在外相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曰凱獲玳瑁翡翠等物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子獲差弟孟獲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之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寫單以呈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下抗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先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的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子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卽具金珠等物若干權為賀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人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大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

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孔明盡數引入帳看時皆是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就令隨席而坐却教諸將勸酒孔明與孟優等歡笑而飲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正慮之間忽報有二人回喚入問之說知諸葛亮受了禮物忻然而喜將隨行之人皆引入帳中殺牛宰馬以設宴相待二大王令其報知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其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與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寨時放火為號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將受計孟獲昏左側各渡瀘水而去於是孟獲帶引心腹蠻將百餘人以為誘伴之望孔明大寨而來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眾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荧煌孟優并番奴盡皆醉倒原來孟獲被孔明說了却教馬謖呂凱為管使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

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是中計，急救了兄弟，拜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之時，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目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冲天，蠻兵亂竄。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蠻兵亂竄。又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大殺在一處，四下無路。孟獲大驚，棄了軍士，望瀘水匹馬而逃。正是：見瀘水上數十箇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今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執縛已畢。原來馬岱受了孔明計策，引本部驍將，扮作蠻兵，攔船在此，擒了孟獲。於是孔明招了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忽奉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獲，至魏延馬忠、王平，閑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傳令，盡教解入帳下。多官無不驚訝。少時，刀斧手擁孟獲到帳下。孔明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過吾耶？今番又被吾以計擒之，豈可服否？孟獲曰：此乃吾

弟貪口腹之物，誤中汝毒，盡皆麻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矣。此是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吾以仁義待之，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孟獲優拜各洞酋長。一時皆放孟獲等拜謝去了。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上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再番拏住，必無疏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延在軍前勒馬提刀厲聲而言曰：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

不輕饒子孟獲等抱頭鼠會望本洞而去衆將來迎孔明孔明已渡瀘水後胡曾先生有詩讚曰

五月驍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誓將雄畧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前者三番擒捉孟獲吾皆以義縱之是吾先以恩結其心聽其自亂後令兩親各營虛實欲令子孟獲來劫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准以軍馬糧草炫耀實令子孟獲看吾破綻也孟獲知之必用火攻果然孟獲猶恐不穩故令弟詐降吾擒而不殺欲服其心也不欲滅其類焉馬幼常之見與吾相同吾今故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釋義子牙張良字子房漢高祖時人居三傑之首也皆不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以望於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如此之

言言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夷部落借使牌刀槍丁軍捷數十萬克日齊備各洞人馬雲堆霧聚聽孟獲調用伏路遠近哨馬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議事忽十餘人上帳報曰今孟獲調九十三甸并各洞蠻兵壯下皆來迎敵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四擒孟獲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甚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知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先搭起竹橋其軍可渡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水面狹處搭起竹橋濶十餘丈乃調大軍於

陷穽安排任是虎狼難脫去

諸葛亮四擒孟獲



牢籠計較却教鷹隼俟飛來



河址岸一字兒下寨便以四為壕塹以浮橋為門壘土為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箇大營以待蠻兵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在前部引一萬刀牌撩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眾將簇擁而來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欲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其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眾將又曰中國之士非不能戰今被蠻兵如此止住安能忍焉孔明止曰蠻夷之人不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取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懈怠即聚諸將曰汝等敢出山戰否眾將忻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退却喚王

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此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退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令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傳畢只教關索護車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箇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亮棄寨而去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必棄輜重而去必是國中有緊急之事也若非吳侵必然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址岸上寨中旌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與優曰諸葛亮心多懼吾追趕就河址岸少住不一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丟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却不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

早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起，四壁相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撩
丁自相衝突，子嬰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
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走。又一彪軍殺
出，乃是馬岱。子嬰獲只剩得數十箇，敗殘軍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
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
大林之前，數十後人擁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
氅，手搖羽扇，呵呵大笑曰：「嚙！主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
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可
奮力前奔，連人帶車砍為粉碎。』數騎蠻兵威生十倍，孟獲當先吶喊，
捲到林之前，踏了陷坑。孟獲等一齊塌到陷坑之中，只見大林之
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箇箇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
安蠻酋，請酒長洞丁。此時大半皆回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
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恤，盡令放回。蠻酋皆感歎而

去少時，張翼解孟優至。

補註

乃是孟優受了孔明誨之曰：汝兄

馬深，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圍有何面目而見人耶？而優至，無語
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只饒汝性命，勸諭汝
兄，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時魏延解孟優至
孔明，大怒曰：「匹夫！今番又被吾擒之，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
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
欺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置縛賜酒，壓驚就
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
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何服也？」孔明曰：「吾再放汝去，
得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拿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獻本洞之物，
南軍誓不反亂也。孔明令馬送獲，獲拜別，忻然而去。於路聚得諸洞
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
子。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孟獲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兄

長興立累敗蜀兵累勝。拜以抵當。只可就山險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有何處可避。便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彖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彖思大王。彖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首長進酒食。食之。獲曰。諸葛亮如此之辱。特來投托。以安愚軀。彖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遂求計於彖思。未知彖思有何妙策。以破蜀兵。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五擒孟獲

却說孟獲問彖思大王曰。洞主有何高見。望乞施教。彖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大路。東上一條。路就是大王所求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更有小路。多藏毒藥。黑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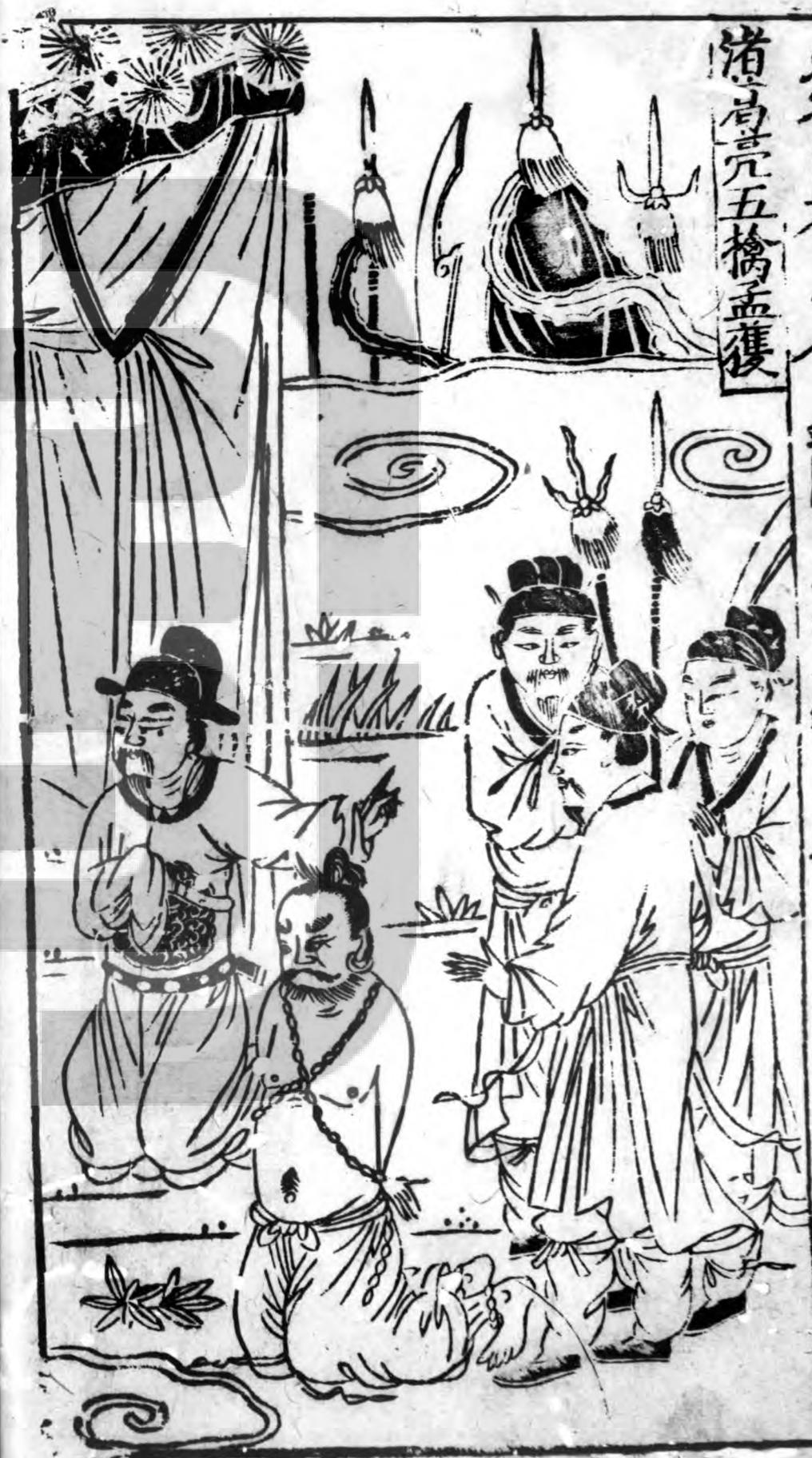
有時分煙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三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箇毒泉。一曰亞泉。其水頗甜。正在當道。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其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呆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則無煖氣。身軀軟弱如絲而死。此泉以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釋義馬援漢人帝貴之擊五溪亦蠻夷。雖古今英雄。不曾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之水。定然飲也。雖百萬之眾。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孟獲聽知大喜。以手加額而謝天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矣。又大笑望北指之曰。任諸葛亮神機妙策。到此難以施設。其四泉之水。足可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優與彖思大王終日筵宴。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熱不

恩威並著禿龍洞口縛蠻王



炎暑不辭赤帝部中持漢鉞

道昌亮五擒孟獲



可當後司馬溫公詠南方古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鱉驚。必捨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探賸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來報說。孟獲退住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守之。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將琬言曰。今四擒蠻王。既已喪膽。安敢再出。即日天色盛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據汝之心。正中吾獲之計也。軍若一退。彼必乘勢追襲。吾既到此。安有復回之理。但再言者。斬之。孔明教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令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各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乃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

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士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巒。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一將軍端坐。傍有一碑。孔明視之。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夷。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到此平蠻。以服其心。復吞吳魏。以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漢朝大事之重。通靈顯聖。護之祐之。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杖者高姓。老叟下拜。孔明曰。杖者何人也。老叟曰。老夫久居此處。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夷征徒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地西南有滅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骨肉盡脫而死。正南有黑泉。人若飲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東南有赤泉。其

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而死散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西申三箇時可以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邪布人若觸之不久而死也孔明曰如此則蠻夷不可平矣蠻夷不平安能復吞吳魏也吳魏不吞豈得再興漢室矣有負先帝託孤之重不如死於此處言訖便要投崖覓姓老叟止之曰丞相不可如此老夫指引一處足可以解之孔明曰老杖者何高見千乞教之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年矣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則汲其水以飲之自然無事也更有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也更無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解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也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杖者如此活命之德刻感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持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

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馬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絛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也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領大軍至此欲伏音蠻夷以歸王化今不期音孟獲潛入洞中故深入其境以討之軍士誤飲音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高士於念亮乃漢代臣僚及征夫塗炭賜神水以救殘生陰功莫大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來飲之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重

子又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皆與薤葉芸香嚼之隱者於庵中進
栢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壘洞多毒蛇惡蝎柳
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為井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
香隱者令眾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
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
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昔者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某孟節次孟獲又
次孟儂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累諫不從故乃更名改姓
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令
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昭下惠之事釋義
盜昭下惠周未時人盜昭兄也為惡人下惠弟也為善人世代還有也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
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也孔
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
詩曰

高士功名去不還武侯曾此破諸蠻泉猶首居民汲時有寒煙

鍾舊山考證至今雲南各處皆以此水為藥寶以治諸病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掘地取水令軍士掘下二十餘丈不得其水軍
心驚慌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
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於大漢
賜與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
得滿井甘水此時軍馬安然遂由小徑直入禿龍洞中下寨靜軒先
生有詩曰

為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

水夜生釋義後漢耿恭守疏勒城被圍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整衣冠向井而拜飛泉湧出

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詎泉皆
不應朶思洞主聞知不信自引部將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
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朶思見之毛髮聳然回與孟獲曰

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寫酒，丁不避水火，直入蜀寨，必得全勝。獲起身稱謝。於是大賞番兵，正欲起程，忽一人報道：洞後逸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朶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可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酒更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伎帳外舞跳而入。群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盃，二子舉盃請孟獲。孟獲前各飲酒，鋒大唱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今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

無冤何故害取？鋒曰：吾兄弟子姪，上感汝善，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自走回本洞。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早已設備多時，孔明端坐帳上，忽報楊鋒等解孟獲等至。孔明令進來。少時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等呈獻。孔明重賞而退，然後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下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赤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故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事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從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德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朶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歷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曰：孟獲背反不干汝二人之事，席罷却

令鞍馬送之。二人拜別而去。未知孟獲整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六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將楊鋒父子六人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於是孟獲等回到本洞，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其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井。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一名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為銀坑山。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為蚩王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為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即與採生之類相同。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為燕鬼，其產無刑法，但犯罪則斬有女長大，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泥漬，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麥為飯。

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其次曰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博易貨物。其地如此。於是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飲宴於宮中，皆不用坐榻，俱席地而已。前西擺列金銀器皿，孟獲曰：吾受辱於蜀六五次，已欲誓願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某累聞大王受諸葛亮之辱，心常恨怒，欲得報讐。若以兵法必然難退，須得一人方可敵也。衆視之，乃孟獲妻弟，見為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問曰：其人如何取勝？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乃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如逢大陣，能呼風喚雨，便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此人衝突手下，更有二萬神兵，甚是英勇，所到之處，束手而降。大王可脩書具禮，其親往求之。此人若見何懼蜀兵也。獲忻然，令四弟翼書禮而去。却令弟思大王守記三江城，以為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魏延、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

全像三國演義 卷之九
葛取爾蠻邦難與天王相角力

諸葛亮六擒孟獲



春蝨然詭見敢從丞相逞機謀



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前之事因此不敢攻城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一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寨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却說孔明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然微風遍起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斬之諸將皆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斬之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包土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重賞於是衆軍皆包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為墮道先上城為頭功因此蜀兵十餘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作二十餘處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到城上寨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餘者棄城而去

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於是敗殘齊兵逃回來見孟獲言說余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一寒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出而大笑曰既為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可乎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心使飛刀百發百中乃祝融氏之後孟獲如死方甦即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為首蜀將乃是張疑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披髮跣足身着絳衣背插五口飛刀手執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疑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疑趕上空中一把飛刀落下疑急用手隔止中左臂翻身落馬在軍中一聲喊處將張疑關索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疑等被擒急出救時早被寨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言忠

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大喜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斬之。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若殺彼將是不義也。」下之人豈不笑乎？且囚在洞中，羞其夫人。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軍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受計，又喚趙雲、魏延受計。各人領命引軍而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魏延引軍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逃走。夫人不趕而去。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罵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乃是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入寨。而來一羣蠻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

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入洞欲送夫人。漁二將使命入洞與孟獲答話已畢，獲大喜，即放出張疑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入，甚是驚慌。正憂慮之間，忽報入納洞主到來。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纓絡腰懸兩口大刀，軍中有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擁簇而入。獍再拜哀告，訴說此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讐，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奮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惡，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手執帝鐘，身騎白象，袋大旗，而出。趙雲見之，乃與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安得不驚也？」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呪語，手搖帝鐘，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

嗚嗚聞畫角之聲只見虎豹豺狼毒蛇猛獸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
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退後便走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
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
汝二人敗陣吾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
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
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一
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是日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絲
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毛衣鋼鐵為牙爪今之編一箇可容十人
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
中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王木鹿大
王自為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
於車上孟獲指之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孔明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
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鈴腰間寶刀掣出要斬孔明頃刻之間

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揮其風便回本陣中去了蜀陣
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身出黑煙身搖銅鈴
張牙舞爪而來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土人及將蠻兵衝倒無數孔
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
獲宗黨皆棄宮闕扒音巴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河洞中有
許多去處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然一人上殿報說蠻王
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拜祝融夫人
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希圖王爵孔明聽知即喚張
疑馬忠向耳畔如此如此分付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軍伏於兩
廊孔明却令守門將俱放進來不許阻當帶來洞王引刀各手解孟
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一聲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士齊出
二人捉一人盡執縛已定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過
我也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

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吾今識破又被擒矣。令人去搜身上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汝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取獲？曰：若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叱武士盡去其縛，乃指孟獲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蕩蕩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忻然大喜曰：何處可去？孟獲教之帶來洞主所舉之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七擒孟獲

却說帶來洞主與孟獲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丈二，不食立穀，以生蛇惡肉為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

傷。洞中有一等藤生於山澗之內，盤於石壁之上。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曬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纔牙成。鎗甲前曾拜後背各用一片，兩臂兩片，又做成大裙五片，共為一副。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甚是輕巧。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為藤甲軍。若得此軍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具洞無字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讐，獲忻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箇為首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木，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木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王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花木渡口。孟獲又在各番集聚蠻兵，併力拒戰。孔明

一掃蠻烟絕勝燕然重勒石

諸葛亮七擒孟獲



七擒洞主斬強滄海不揚波



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華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
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旄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
守寨以日為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
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但落於地
乃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心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
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華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
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却坐其上而渡之魏延急回大寨
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司凱并土人問之凱曰其素聞蠻兵之
後有一鳥戈國極無人倫者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亦有桃葉
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鄉人飲之即死倘蠻兵敗過河不用
船筏連甲下水渡之如此頑皮之類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
早回孔明大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善謀而六之是無始終不智
之人也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又令趙雲叻魏延守寨且休輕

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華渡口北岸山僻去處
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
谷形如長蛇皆光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
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
塔即向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
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
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
倘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治之馬岱受計而去又喚趙
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克日完
倘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華渡口下
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以今日為限半
箇月須要運輸十五陣軍士固寨柵只望白旗處便是脫身之所若
輸十四陣也休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悵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

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寨。去了。却令張疑馬忠引本部所降蠻兵千人。如此行之。孔明笑曰。今番一戰。須要全功。各人忻然而去。却說孟獲與烏戈國王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凡到之處。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切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是也。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救道。獲再拜謝之。忽報蜀兵在桃葉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渡了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引衆軍渡過河來。魏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兀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口屯住。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將魏延追殺一陣。蜀兵皆棄盔甲。執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魏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魏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

了蜀寨。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果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戰又敗。蠻兵占了蜀寨。此時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箇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請諸將觀之。乃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十五陣。奪了七箇營寨。我兵果勝。彼兵果敗。今蜀兵望風而走。已離桃葉渡口三百餘里。蜀兵已是膽破。諸葛亮已是計窮。此這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只道蠻兵得勝。不以蜀兵為念。自在軍前催督。令孟獲引各洞蠻兵常離五七十里。但逢着蜀兵。即便追殺。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烏戈國藤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腋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有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軍轉過了盤蛇谷。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

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遇見數十輛黑油櫃車變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不見此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蠻兵爭競取之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山上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大驚慌忙退兵聽得後軍大喊報說谷中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出鐵砲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着無鐵砲之處擲草之車盡皆暴開內有硫黃火硝引火之物那火光往來飛舞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垂淚而嘆曰吾雖有勇必損壽矣這國之人不會走了一箇左右將士無不悽

愴却說蠻王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也來請大王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攻之今知大王前到特來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起臭氣難聞須臾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欲教兵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正走之間遇一輛小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是孔明孔明大喝一聲曰反奴孟獲今番如何獲急回馬便走一負將引五百軍攔住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執縛已定此時王平張翼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却說孔明歸到寨中伏帳而坐孔明與眾將曰吾今此計不得不已而用之大損陰德也吾料敵人必筭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

空設旌旗實無兵馬彼果疑也。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心堅必放心而追矣。吾以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下
面沙土。故知天助也。因此方令馬岱引軍蓋伐樹木。使彼不認前車
上黑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名為地雷。一砲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
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皆埋於地土之內。纔一發動。山損石裂。吾
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乃引火之物。山上安設滾木亂石。却令魏延
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
水必不利於火也。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
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勝哉。一火而焚矣。吏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
者。是吾身之大罪也。眾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
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飲酒。食壓驚
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令付而二孟獲與祝融夫人
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與孟獲曰。丞相面

羞不欲與公相見。故令我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日
可速去之。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
知禮義。直如此無羞耻也。遂同兄弟妻妾宗黨人等。皆匍匐於帳
下。釋義者。手足俱伏地而行。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而謝曰。共三之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
安得不服也。孔明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為洞主。所占之地
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忻然跪躍而慶之。後人
有詩以贊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幢。親提士馬出南方。瘴煙罩地經瀘水。火日飛天
守戰場。三顧深恩酬漢主。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德。為
選高原立廟堂。

宋賢立玉林有詩曰

當年諸葛自南征。不減孫吳用兵。七縱功臣皆仰德。三分誰敢

與齊名。蠻雲堆裏旌旗展，瘴雨聲中鼓角鳴。妙用鬼神應莫測，蠻夷今古拜先生。

於是孔明將洞中一切事理皆委孟獲照管。掌管獲拜謝而去。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統士馬深入不毛，收復蠻夷，目今蠻夷既已歸服，何不張官置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三不易也。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夷折傷，父母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夷累有廢終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留兵，不運糧，自然安矣。眾官盡皆服之。此時蠻夷皆感孔明恩德，於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皆呼之為慈父。皆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拜送孔明以資軍用。後有進貢天子禮物，終身不反。南方已定，此是孔明之功。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孔明即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恐

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歲至後主建興三年乙巳歲止首尾五年事實



倭三國海議
卷之九

